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宰輔編年錄卷十一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胡容佺

宋宰輔編年録卷十一　　　宋　徐自明　著

徽宗元符三年庚辰

二月庚申韓忠彦門下侍郎自通議大夫守吏部尚書依前官除

黄履尚書左丞自資政殿學士右通議大夫兼侍讀依前官除

忠彦門下侍郎制曰朕初繼序未堪多艱嘉與忠賢共圖政治納言之任允屬乎人具官韓忠彦篤實不欺莊重有體偃藩於外想見儀刑夫官召還未厭士論其預大政

入居東臺内外之舉害于公巨細之務戾于法與奪失當弛張乖方不惟正之期底于理朕以望爾爾其欽哉

履尚書右丞制曰朝廷之命下乎四方所以嚴法守也四方之事上乎朝廷所以尊道揆也上揆下守庶政乃修統於中臺維以二轄地峻任重厥選惟艱具官黄履天資朴忠學術醇粹樂善惟恐弗及疾惡不為已甚自亳來歸清議所屬朕欲敦澆浮之俗振淹滯之才杜羣枉之

門開至公之路辨是非之實要利害之原其還舊班朝夕啟廸罄乃嘉畫副此虛懷

徽宗自正月己卯即位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初上批付三省以尚書及從官闕令與樞密院參議具前執政十人餘可充從官者二十人名姓進入丁亥章惇曾布等以前執政及從官姓名等面奏呂惠卿居首上遽指之曰且令在邉次至韓忠彦上曰此當名又次至李清臣上問清臣以何事

罷布曰以婦人狂言故罷政以不進呈明氏狀故削職本無事次及黃履先是上問輔臣黃履以何事出對以救鄒浩上曰浩以何貶所言何事曰所論者止元符皇后事爾上頷之至是上曰三人皆可召次覆奏於簾前所陳如上皇太后謂上所取捨皆合公議是月乙未韓忠彦以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除吏部尚書李清臣以資政殿大學士知真定府除禮部尚書黃履以右正議大夫知亳州

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惇嘗言執政有例作經筵故履有是除上語輔臣以尚書從官闕人曾布曰姓名已進入上曰只是韓忠彥李清臣及黄履三人安燾不堪布因言前執政只三人布又言陛下昨除忠彥八人市雕印出賣謂之快活差除以此觀之則士論與人情可見矣上悅二月曾布以弟肇召還曲謝因言陛下踐阼之初號令政事無不深合人望及韓忠彥等除命一

出中外翕然稱誦聖德凡此等人皆久當收召但以三省所不恱故未得名還若非陛下特降詔旨令密院參議則忠彥等姓名亦無由上達上問韓忠彥等布曰忠彥等皆神宗所擢雖在元祐秉政未免隨衆變亂邉事然亦無它上曰無事因言執政太闕人布曰陛下視在廷之臣有可進擢者否捨三人誰過之者又皆已試用之人必勝於輕進未用者上亦首肯長編給事中劉拯言韓忠彥乃駙馬

都尉嘉彦之兄元祐中甞除尚書右丞以致人言遂移樞密府今乃除門下侍郎雖忠彦非他外戚比然不能使他日不援以為例詔韓琦定策元勲忠彦純厚舊德豈可以嘉彦之故妨任勲賢宜依已得指揮遂書讀行下忠彦及履初入對忠彦陳四事以裨新政一廣仁恩二闢言路三去疑似四謹用兵同上忠彦再入三月而四月拜相

四月甲辰韓忠彦右僕射自門下侍郎授右正議大夫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朕紹膺天位蒙頼母儀名自戚藩延入巽室遂嗣服於大歴首圖任於舊人咨爾在廷明聽予告

具官韓忠彦

植性純懿秉德裕和粹夫老成之姿渾然大中之度素出相門之胄蔚為勲閥之光朕永惟仁祖之朝實繄先正之助建定大策書功宗彝惟爾克承厥家世濟其美名由此道入總東臺謀謨益嘉操守彌固屬丕基之肇受眷右相之久虛敦時繹思訪予落止將繼猷於泮渙以大濟於艱難其登右揆之崇遂兼西省之峻惟帝賚

予良弼惟天祚我有邦陛其文階衍以封邑於戲夷狄以衰弱僅存之勢猶懐桀驁之謀黎庶當安平無事之時尚有流亡之患罔虞内以事外毋傷財而害民予欲綏定四方汝為予欲救寧百姓汝翼予欲作功成之樂汝聽予欲制治定之禮汝明汝言予從予違汝弼王政有闕以汝為補衮之樊侯民澤未加用汝為作霖之傅說尚奮熙於帝載共寅亮於天工永孚于休同底于道

曾布甞言於上曰陛下踐阼以来収用人才以至

號令政事深合人望然今日先務莫如言路得人則耳目浸廣可以垂拱無為而治三年三月上令曾布與忠彥履同具可為臺諫姓名進入遂以奉議郎權發遣洺州龔夬為殿中侍御史承議郎集賢校理發遣衛州陳瓘為左正言宣德郎添監袁州酒稅鄒浩為右正言用曾布韓忠彥黃履所薦也布因言言路得人政事之首中外莫不鼓舞皇大后諭忠彥等亦以夬瓘浩差除為得人也上用

忠彥言數下赦令蠲天下逋負盡還流人而甄叙之其嘗為御史諫官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卒見收用建言哲宗即位嘗詔天下實封言事獻言者以千百計章惇為相乃置局編類摘取語言近似者以為謗訕前日應詔者大抵得罪今陛下又詔中外直言朝廷闕失若復編類之則敢言之士必懷疑懼臣願陛下亟詔罷局盡裒編類文書納之禁中詔取以入且面諭曰已焚之矣丁未錄

癸丑李清臣門下侍郎自左正議大夫禮部尚書除

制曰朕初嗣服永惟天下之重若涉淵氷未知攸濟實賴左右輔弼之臣交修不逮以共濟于艱難肆求其人圖任惟舊具官李清臣身兼數器識造萬微奮繇賢科亟階膴仕夙富高明之學發為經緯之文逮事元豐擢躋右轄被遇紹聖進陟西臺蔚為社稷之臣式展股肱之力肆予訪落思見其人召自帥垣典司宗伯無私黨游談之助有大臣獨立之風蔽于朕心登貳左省夫惟時惟

幾所以成天下之務惟和惟一所以底蒸民之生益懋猷為對兹眷倚往祇明命尚既乃心

初清臣既不得作相遂與左丞相章惇為敵尋補外復奪職徽宗即位召拜門下侍郎章惇罷相清臣奏論之遂責散官安置徽宗欲息朋黨以大公示天下改元建中靖國清臣乃與同時輔政者叶謀以輔上意盡還遷徙舊臣復其恩數品秩事畧

同日蔣之竒同知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通議大夫知制誥除

制曰乾象三階中纒紫極之輔國政二府右列鴻樞之司雖文武之交修實弼諧之一徳我圖儁徳粤在禁林具官蔣之奇宇量粹冲才猷膚敏踐揚滋久風績著聞被遇先朝躋榮法從核之以政事入司京劇出寄邉瑣有肅清之譽考之以學術則進讀金華視草玉堂有經緯之文屬予訪落之初眷爾謨明之舊召從西屏還直北門雖考僉言蔽於朕志是用擢登右府參預政機衍增爰田併貽異數昔張子房輔漢而制勝帷幄之内晏平仲

相齊而折衝樽俎之間益懋遠圖無俾専美五兵不試四夷咸賓永孚于休以稱朕意

五月乙酉蔡卞罷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

制曰左右執政之臣朕所禮遇其有以疾来諗懇求便安猶示固留章至輒却至于三四然後從之體貌之優朕無慊矣具官蔡卞頃以文學被遇先帝擢自詞禁與謀政幾歷年滋多宣力惟舊屬予訪落待爾弼諧廼以私言辭勤就佚情有可察誼所重違書殿崇儒之班江國牧民

之寄中外雖異任屬惟均服我異恩毋輕報禮

下自紹聖二年十月除尚書右丞四年閏二月除

尚書左丞是年五月罷執政凡六年初左正言陳

瓘欲上章擊卞先白上曰臣欲擊蔡卞然未敢上

曰何故瓘曰外議懼恐卞去則京進以是未敢若

用京則不若存卞也上揺首曰無此意瓘乃上奏

其奏曰神考之於王安石猶成湯之於伊尹也自

紹聖以来自任以安石之道而願為天下學者之

師者蔡卞一人而已矣痛斥流俗堅主國是以不仕元祐為高節以不習詩賦為賢士自謂身之出處可以追配安石云云自是瓘與殿中侍御史龔夬交章攻卞且十數瓘又奏曰臣嘗謂紹聖大臣負誣神考輕欺先帝皆託於繼述之說而倡此說者尚書左丞蔡卞也傅會經義變亂名實以繼述神考為名以纂紹安石為主宣仁聖烈皇后有大功德于天下哲宗嘗語近臣曰宣仁婦人之堯舜

也崇報之心豈有極乎然以失職之臣不加將順凡元祐之所行必掃蕩而後已則宣仁所厚如瑶華者安得而不廢乎奉行其事雖在惇等尋考根源則深嫉元祐本出於卞及其末流勢自如此臣切惟痛斥流俗而至於誅絶言路深嫉元祐而至於䜛毁宣仁卞倡此說立為國是脅持上下逆天違人於是上諭輔臣令卞自圖去就卞三上表遂有是命卞既補外心怏怏有恚憤語復為陳瓘所

論遂以大中大夫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太平州居住而侍御史陳次升右正言張庭堅尚交疏攻之不已遂降授中大夫移池州居住初曾布韓忠彦黄履薦龔夬陳瓘鄒浩為臺諫布因言言路得人中外莫不鼓舞惟章惇蔡卞不樂爾上曰卞令日殊無人色布曰卞無他但見好人不附已者便深惡之上曰所謂妬賢嫉能也上又言安惇上殿欲率臺中擊章惇且云俟祔廟後朕答云當擊何

稟之有亦白太后以先逐蔡卞之議太后深然之先是一日上諭曾布蔣之竒曰臺諫攻蔡卞已十餘章如何得卞知令自圖去就皆莫敢對上曰只說與章惇則卞自知矣退以白惇惇乃名起居郎吴伯舉往諭之卞遂草表乞宫觀初賜詔不允卞尋入第二章許之九月甲申知江寧蔡卞落職提舉洞霄宫龔夬言蔡京與卞表裏相濟天下共知其惡播扵民謡云二蔡二惇必定滅門籍沒家財

禁錮子孫又云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伏望加採訪以辨忠邪明年又以少府監分司南京云

九月辛未章惇罷左僕射依前特進知越州

制曰奉先者事亡如存追遠者送終為大朕祗若先后率循舊章考卜因山之陵夙命秉鈞之使處慈有素職墮弗虔其孚大廷以詔多士具官章惇早以時望揚于庶工出逢聖作之時參陪國是之論比以宰衡之任總護容

車之行稽留半塗暴露通夕惟爾不任慨然永懷累上封章自陳誠懇乞還相印出守州符深務矜容俯從勤請於戲君臣之分禮欲曲全朝野之言咎將誰執往祗成命服我寛恩

惇自紹聖元年四月拜相至是年九月罷相哲宗六年相徽宗纔九月初哲宗升遐皇太后名南府泣諭之曰邦國不幸大行皇帝無子諸王誰當立者惇厲聲曰在禮律當立同母弟皇太后曰當立

端王神宗皇帝諸子申王雖長縁有目疾次即端王當立皇太后又曰神宗嘗有聖語曰端王有福壽又仁孝不同諸王於是惇不得已承命皇太后遣中使名端王王乃即皇帝位以惇為大行皇帝山陵使惇尋求去上不許左正言陳瓘以為不許非也上疏諫又連章疏惇罪惡其奏曰按惇獨宰政柄首尾七年隨其喜怒恣作威福助尊私史則至於薄神考矜伐巳功則至于累宣仁樂於用兵

大開邉隙陝西之民愁矣而進築不已内府之財竭矣而輦運不休斥公論為流俗以𪾔忠為誹謗殺張天悦之徒以箝衆口廣鄒浩之獄以絶言路天下震駭人多自危雖陰謀密計發於蔡卞而力行果斷惇實主之然則卞為謀主惇乃罪魁理不可赦又况哲宗本意不為已甚故惇之所謀多不見從乃者宣訓之説究治之事喧播中外上干宣仁髙氏一門幾不獲免主張保全力沮其說者以

哲宗本意不為已甚故也元祐大臣初議誅滅及其流竄尚欲勦除然而臣下之議竟不得行梅嶺以南猶有全活而北歸者以哲宗本意不為已甚故也今事出哲宗者則託於密贊而掠為已功已之所行則託於稟命而歸之先烈所可痛心既而大行轝至成皐陷于泥濘踰宿而行瓘復奏之詔落惇左僕射知越州以惇扈從靈駕不職故也惇之制翰林學士承旨蔡京之詞也有參陪國是之

論之語陳瓘益不平并論之其奏曰京與童惇初無異意自蔡卞為執政而京有觖望於是與惇睽矣自林希為執政而京始大怨於是與惇絕矣睽絕之後京豈以惇之所行為是乎今於麻制之文特申國是之說京之設詞豈特為惇而已哉假託制書之言含藏自便之計以巳好惡達于天下巍巍乎蔡氏之門國是之所從出也敢有以為非者則禍必及矣此京所以申明國是之本意也後瓘

攻京不已京亦竟補永興云丁未錄

初元符三年正月章惇對皇太后曰神宗留意政事更張法度為萬世之利蔡卞曰臣等皆神宗拔擢唯謹守神宗法度所以報德皇太后必盡知神宗政事本末惇又曰神宗政事如此中間遭變亂可為切齒太后亦數息曾布白上曰陛下踐阼之初中外觀望凡號令政事進退人材不可不審及至簾前又以此奏章惇曰第恐有人援引詆毀先帝之人望皇太

后主張照察二月昨令陝西河東依熈河路歲支錢作水陸追薦蕃漢陣亡人其元祐減錢指揮勿行從三省密院請也章惇蔡京因言司馬光聚集不樂神宗之人毀壞法度此事僅存其他廢壞者不一皇太后曰神宗政事豈可專欲毀廢三月曾布至簾前因言朝廷之上唯是邪正是非分明則君子小人各得其所太后咨嗟久之曰惇等誤先帝處多布曰只如言宣仁及大臣有傾揺廢立之

意以激怒先帝恐無以取證遂云神宗非宣仁所生太后曰如此教先帝怎生不惡布曰先帝所以切齒元祐之人正為此爾此事莫如皇太后知其虛實太后曰無此事七月御史中丞豐稷等言神宗為法於天下新於熙寧成於元豐元祐上封事者言法度於民不便因而更張之删修法度務從民便所以垂簾九年朝廷無事華夏乂安哲宗親政名章惇為宰相用羣小合姦謀害元祐忠賢司

馬光呂公著等變亂神宗法度謂之不忠不能紹述謂之不孝以此激怒先朝惇以光等變亂神考法度不足為深罪又編類臣寮章疏擇其切直不諱之言與夫陳亂世以諷今者謂之指斥惇又以章疏語言不足為大惡又持文及甫邢恕之私言輒誣光等謀廢立為不軌無狀可案無迹可尋無證佐可明惇一切以意為之按惇當國七年竊持威柄禍福天下勇於害賢敢於殺人臨大變計大

事包藏隂謀發為異議陛下尚優容之乎侍御史
龔夬言惇昨在元祐間廢棄不用及紹聖初擢任
元輔乃隂懷私忿專報仇怨及其甚也誣人以悖
逆之罪俾其朽骨銜寃於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
天下忠臣誼士憤悶而不敢言曾布曰惇下誤朝
廷舉措非一如貶竄元祐人過當雖以詆訾政事
為言其實多報私怨以致王珪於定策之際云上
自有子無不正之語但以遲疑為懷異意自宰相

師臣降為司戸參軍豈不太過曾布因言青唐之
事全是章惇力主此議至令狼狽了當不得及瞎
征隴拶出降王贍入據青唐惇更不與三省密院
議即具劄子乞率百官稱賀御批依奏遂建鄯湟
州哲宗亦深以此舉為悔徽宗嘗與曾布言狂婦
罵惇曰爾是宰相莫是司馬相公否哲宗皇帝大
行轝至巩縣陷泥淖中不能出次日方至幄殿陳
瓘言乞依唐李玨故事先次行遣山陵使章惇其

略曰令惇等遇雨四散曾無令狐楚攀駕之心陷
淳不前尚稽李珏之罸九月甲子朔左僕射章惇
上表乞罷政詔答不允遣中使押入又徑出曾布
曰唐李珏事政與惇相類初罷為太常卿再貶浙
西及昭州上曰然又曰朕不欲用定策事貶惇但
以扈從靈駕不職坐之韓忠彥曰例當放辭謝上
曰不必爾令庭下辭謝而去可也忠彥曰宰相罷
例張蓋繫笏頭帶禁中擊杖子若只令庭下辭謝

其辱甚矣左司諫陳瓘言按惇初倡異議欲揺大策久稽天討公論沸騰臣亦屢以為言而陛下謂臣曰惇負哲宗其罪固多朕之初政方以百姓為心豈欲以已事責人乎今惇奉使無狀但奪相印安可已乎長編九月新知越州章惇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

制曰依勢作威法所不赦懐諼迷國罪何可逃用為去惡之刑以謹為臣之戒具官章惇處心忮忍賦性隂邪凡陳

開導之言無非殺伐之事陰挾仇怨妄肆中傷或稱謀危上躬或託謗訕宗廟擯除禁近視若孤豚排斥搢紳棄如斷梗投之荒裔肯使生還殺戮無辜道路以目乖氣致異連年靡寧自古姦臣未有爾比

初惇既罷相以本官知越州而右司諫陳瓘論其責輕攻之不已門下侍郎李清臣亦抗章論之遂有是命清臣之奏曰章惇為相朝廷屬以政事為之不置次輔而惇不念體國其所以開導上聽者

莫非忮忍殺伐之事以巳之平日仇怨或託謗訕
宗廟或稱謀危上躬竄逐南方投之死地故貶人
并骨肉死者不得歸葬存者悉為囚徒又因編類
章疏看詳訴理受禍者一千餘家自古姦臣少惇
比者今既罷去尚以特進守藩人心鬱抑盍加誅
殛以慰民望惇遂責散官安置事畧責詞中書舍人
徐勣所作○建中靖國元年二月詔武昌軍節度
副使潭州安置章惇責授雷州司戶參軍

惇貶雷州司戶制曰宰輔之政當以安社稷為心屬時艱難而包藏姦謀規撓大計公肆横議無所忌憚蒐慝殄行作孽自巳雖務矜貸義何可容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章惇天資險譎果於凶德紹聖之初擢登宰席不能以義自克酬稱恩遇依勢作威竊弄權柄擠仇報德瀆亂典刑人神怨恫逹于荒徼方先帝奄棄天下中外震驚迺復於定策之際陰懐異志獨倡姦言頼母后聖明睿意先定克正名分神器有歸肆朕纂服之初言章沓至含

容掩覆抑而不揚輿論沸騰囊封繼上僉以彰善癉惡出於公義上承天心非朕可私處以常刑宜在顯戮投寘南嶠實為寛恩

先是左正言任伯雨歴疏惇罪惡并及蔡卞其奏曰切以惇卞姦凶前古未有公然誣罔欲追廢宣仁聖烈皇后又因哲宗之疑使非辜廢元祐皇后夫以太皇太后及皇后可廢則何所不至犯上不道死有餘責又更誣告元祐大臣并編排看詳理

訴塗炭衣冠毒流天下死黨五人共成其事迷誤
哲宗枉受惡名今若不正惇卞等罪名無以明哲
宗之心雪哲宗之謗盖卞謀之惇行之蔡卞之惡
有過章惇至紹聖初蔡卞還朝以為宣仁有廢立
之意乞追廢為庶人哲宗親政六年未甞有他過
失獨此數事結怨天下皆卞為之今若不正典刑
使哲宗有欲黜太后之謗廢皇后之惡殺直言之
恥編管諫官之失投殛忠良之譏皆卞謀之惇行

之至是三省進呈遂有是命先是紹聖中安惇為中書舍人建議與蹇序辰編排元祐臣寮章疏一時搢紳罹其禍者千餘人元符初惇為御史中丞又請看詳訴理詔惇與序辰看詳内元狀陳行及訴理所看詳語言於先朝不順者具名以聞於是罹其禍者又七百餘人蔡渭又援證文及甫書欲以族誅劉摯梁燾等左正言陳瓘嘗奏論之安惇蹇序辰文及甫蔡渭並追貶皆章惇蔡卞初實相

與成之故伯雨以為言曾布進曰惇罪狀不可不明又不可指名乞名中書舍人上官均至政事堂命以草詞之意務令微而顯恐蔡邸不安從之伯雨又言臣又風聞遼使言遼主去年喫食以聞中國貶黜章惇遼主不覺放箸跳起曰甚好甚好南朝錯用此人遼使又曰何故如此行遣以此觀之惇之姦凶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四海九州好我惡我莫不以為可殺也至是三省取旨

上亦諭三省曰當日簾前厲聲横議太母以理折之云云范純禮進曰悖如聖諭不為過詞色甚厲布曰如此即須過海上大笑曰只教這下遂以雷州司戶處之先是中書舍人曾肇勸上求言三月辛卯遂下求直言之詔於是李深上疏極論章惇姦邪願暴其惡而流竄之未幾惇罷相出知越州未至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再貶雷州司戶參軍百姓歌之曰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小惇

謂安惇其為人所嫉如此崇寧初黨禍再作三省檢會嘗言元符后事者悉加竄逐而深於此疏有章惇内謀廢置固結陰助之語詔深除名勒停送復州編管同貶者鄒浩任伯雨陳瓘龔夬等合十有三人云丁未錄崇寧四年十一月舒州團練副使湖州居住章惇卒夫人張氏甚賢惇在蘇州時將赴召會夫人病且死謂惇曰公行作相唯不可報怨惇既拜相薦蔡卞為右丞林希為中書舍人張

商英爲諫官蔡卞爲王荆公復讎又以元祐中除知廣州爲置已於死地林希在元祐間以修撰出知蘇州不除待制張商英在元祐初爲開封府推官欲作言官簡蘇内翰子瞻云老僧欲住烏寺呵佛駡祖一廵如何偶館職孫抃過子瞻竊得其簡示吕申公之子希純白申公申公不悦出商英爲河東路提刑三人皆怨元祐宰輔者故悖爲蔡卞所㤼大肆羅織竄逐元祐諸公過嶺過海張商英

力詆元祐諸公尤詆申公及文靖公林希行元祐諸公謫詞遂至毁罵其追貶司馬温公制曰元祐之初老姦擅國者葢以詆宣仁后也惇本出文潞公門下卞扨之貶潞公吕相微仲與惇為甥舅卞扨之貶微仲惇與蘇子瞻故相善卞扨之貶子瞻如誣謗宣仁與廢立皇后皆得罪天下後世者惇至遷謫方悔用卞亦無及矣惇追貶司馬温公為崖州司户吕申公為昌化軍司户王珪為崖州司

戸皆誣罔惇後於欽聖后簾前論立上皇實有異意亦貶雷州司戸以死盖天之道也惇既作相屬張夫人小祥謂太學博士陳瑩中曰悼亡不堪奈何瑩中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臨終之言盖譏其報怨也瑩中本用惇薦自此疎之惇之議論不與時輩同雖為王荆公門下士見蔡卞以荆公為聖人乃曰某不敢以王介甫作聖人元祐司馬温公秉政惇猶在二府温公復差役舊法於天下限

五日施行雖范丞相韓少師蘇端明亦與公論不同蔡確在相位不出一言蔡京知開封府用五日內行差役於諸邑悖言如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若役法則熙寧初以遽改免役後有弊今改差役當議論盡善然後施行遽改恐後亦有弊議者以悖言為有理悖聰明過人若不用蔡卞等小人不誣罔宣仁不廢立皇后不與元祐黨後不起兵禍亦有可稱者矣王荆公既行新法凡有德

行老成之人皆指為流俗下才專用吕惠卿曾布
及惇三人布為翰林學士三司使與荆公論市易
不合出之惠卿為叅知政事荆公罷相發荆公無
使上知私書荆公復相絶之惟惇不肯背荆公為
三司使叅知政事門下侍郎以至拜相惇與惠卿
外相善呼之為兄心實忌之故惇作相惠卿不得
入朝帥延安累年止於建節也初神宗用王荆公
之言始有凞河之役蓋師行十餘年不息迨聞永

樂之失神宗當宁慟哭大臣不敢仰視自此思呂
申公之言乃厭用兵而帝亦因此感疾故元祐宰
輔推本聖意不賞邊功專務懷柔四裔西夏請故
地以環慶延安府非要害城寨還之至悖作相以
為蹙國棄地罪其帥臣諸路皆進築新寨收復故
地邊事復興關中之民大困上皇登極初棄湟鄯
等州曾布蔡京為相復取之貶熈河帥臣前日議
棄者樞密安公燾主棄河外地亦貶蔡京又取東

西川夔峽唐之地故三路之民亦困蔡京王黼又結女真以攻遼卒致天下大亂推其禍端自王安石與章惇始以此為罪其大者悲夫用兵之禍可勝諱哉大觀四年六月追復通議大夫申國公章惇追復特進子孫並依例與差遣紹興中太上皇帝因覽任伯雨前章具言惇下所以誣詆宣仁狀於是追貶惇為昭化軍節度副使下為單州團練副使

十月丁酉韓忠彦左僕射自尚書右僕射除進封儀國公

壬寅曾布右僕射自知樞密院事授右銀青光禄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忠彦左僕射制曰朕仰惟前代訓廸厥猷敷求哲人考慎其相疇若予采是資世德之良屢省乃成俾陟冢司之任咨爾有衆明聽朕言具官韓忠彦敏識造微令猷經遠智足以任四海之重才足以應萬事之機屬予訪落之初擢總代工之右百辟承式萬邦作孚旌其世庸進是位序正名左揆分侍東臺增衍爰田陪敦真賦於戲在

昔大有為之主必有不二心之臣用保斯民以登乃辟子師正則孰敢不正民罔中而惟爾之中其允迪於前人以有聞於永世

布右僕射制曰左右置相以總吾喉舌之司東西分臺以幹我鈞衡之任居中如鼎足之峙承上若台符之聯相須而成闕一不可延登次輔以告大庭具官曾布敏識造微懿文貫道器周小大之用智適古今之宜被神考特達之知亟躋禁從膺先朝倚注之重久執事樞能悉心

公家宣力夙夜忠以廸上誼不辭難憂勤百為壯老一節肆朕纂臨之始大嘉翼戴之勞參稽師言圖任舊德文昌端揆之列紫微陪侍之班合兹寵名作我近弼仍遷階秩增衍户封於戲朕有休息百姓之心汝則覿文而匿武朕有總覈庶工之志汝則勝實而去華以至甄序材良敦奬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使萬物各得其平無一夫或失其所汝之職也尚往欽哉

時中使名蔡京鑠院拜韓忠彦左僕射京欲探刺

徽宗之意徐奏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翌日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名曾肇草制布拜右僕射制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蓋有為云事畧忠彦既為左相柔懦天下事多決於布議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彦遂罷去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説明年又改元崇寧闕十一月先是左正

言任伯雨言肇親兄布見任右僕射一居宰輔鈞
衡之任一處禁密論思之地人情豈無嫌畏陳次
升亦言伏見右僕射曾布頃居樞府阿順宰臣進
用匪人大開邉隙費財用如糞壤輕人命如草芥
今獨歸罪章惇未知布之所職何事進拔親故羅
列京局以為耳目任用門人寘之臺諫以為腹心
不以人材為國用惟以爵賞為私恩況布之登用
方且彌月凶忒氣燄薰炙中外若更遷延日久根

盤基固必貽國患又言曾布近薦引門人王覿為中丞賈易為右諫議大夫若陰相結納肆為朋黨陛下孤立誰與為助若有不公誰敢擬議

十一月戊寅安燾知樞密院事自觀文殿學士左正議大夫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公事兼侍讀除

制曰朕祗紹天明率時紹考人惟求舊政貴有常盖典刑不若老成而高才必有厚德與之圖事揆策庶務叶謀計安刓鈞樞輔弼之臣皆帷幄股肱之寄虛而不補

非賢罔居具官安燾惇大而有容直方而不撓識足以任天下之重氣足以潛君子之剛擢自裕陵進陪機筦受知先帝復賛宰司獨立而無朋攘袂而正議挺特有不奪之志逡巡多易退之風歲寒松栢之後彫鑑明塵垢之不止累年去國注想儀刑俾領真祠入侍經幄逮茲燕見允協師虞其還近班復冠西府惟正人之用捨繫國步之汙隆朕方居安而慮危爾其以静而制動俾威靈憺乎殊俗而帝命式于九圍永肩一心同底于道

上初即位批付三省以尚書及從官闕令具姓名進入章惇曾布等以前執政及從官姓名等面奏布指安燾曰陛下知此人否元豐末舊人皆去唯燾至元祐四年丁憂乃罷上頷之及姓名已進入上曰只是韓忠彦李清臣及黃履三人安燾不堪布因言前執政只三人至是始除知樞密院事

庚辰黃履罷尚書左丞除資政殿大學士依前左正議大夫充提舉中太乙宫兼集禧觀公事

履自元符三年正月除尚書左丞是年十一月罷

在執政僅一年尋卒履始以文學進初附蔡確謀

定策事後附章惇排擊元祐之臣時議嫉之後以

復后事追貶郴州團練副使事畧

辛夘范純禮守尚書右丞自禮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制曰朕纂服之初永惟繼志之艱虛心揆道考慎輔弼

之臣左右予翼一德協心以厎于治夙夜以思乃得良

佐具官范純禮器識沉深世服忠義學通體要能蹈其所知

端静寡欲不移於寵利薦更要劇蔚有休望揆諸師言藪以朕志進丞中臺翊亮庶政夫惟忠可以革朋比之枉惟明可以審是非之辨惟剛可以濟機務之要尚攄乃志以紹前人之休往其欽哉無替朕命

純禮字彝叟文正公仲淹之子

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正月癸亥前宰相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宫使范純仁卒

先是純仁以論救吕大防責守随州至随以失明

上章請老章上章惇令邸吏不得進再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之日純仁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章惇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舟覆扶純仁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純仁之諸子聞少師韓維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光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純仁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言求歸白純仁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列論事不合即可汝輩

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即止上初即位欽聖太皇后同聽政純仁自永州先以朝議大夫光禄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盖二聖欲用純仁矣遣中使蔡克明至永州賜茶藥密諭曰皇帝與皇太后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今虗位以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治只為左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公純仁頓首謝又曰太后問相公官家即位行事如何天下人

何説純仁曰老臣與遠方之人惟知鼓舞聖徳又曰天下有不便事但奏来純仁曰敢不奉詔又曰離闕下日二聖再三言太后在宫中皇帝在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純仁感泣不已俄進右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宫許歸潁昌府至是還次南京復觀文殿大學士為中太乙宫使時元符三年七月辛未也又賜詔書名純仁赴闕供職純仁已病捧詔泣曰上果用我矣目明全失風痺不隨恩重

命輕死有餘責即馳表謝上行次雍丘上又遣中使賜銀合茶藥趣純仁入覲仍宣諭渴見之意純仁辭以久抱羸疾不可勉强中使曰聖上甚欲一見相公亦自有優待老臣禮數公遂上章力辭乞賜骸骨歸田里又遣中使賜銀絹各五百以繼道路之費又遣國醫診視仍戒諭俟純仁疾愈乃得歸純仁上章謝上以純仁堅乞歸潁川養疾不得已許之上每對輔臣宣諭曰范純仁得一識其面

足矣純仁歸詔數問起居安否狀上批其奏曰卿有忠言嘉謀宜時有陳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純仁表謝疾益甚請老詔不許比詔至純仁逝矣先是純仁疾革精識不亂戒諸子曰國恩至重殊乏補報吾歿之後葬當從約不可妄以私事干朝廷又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表曰伏望陛下深絶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披扶幽隱以盡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

生靈而無輕議遝事包容狂直而無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而特叙尚使存沒猶汙瑕疵表聞上與太皇太后震悼賜白金三千兩仍宣諭慰撫諸孫遵守治命一切不敢干祈但上表稱謝而已遺表言宣仁之誣謗未明蓋純仁思所以報宣仁后之託也諸子以其所言俱朝廷大事且防後患

以純仁口占畫一繳申潁昌府用府印寄軍資庫純仁將莫李之儀作行狀且論平生立朝行已之大節蔡京用事小人附會言純仁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永州傳宣聖語以為遺表非純仁意也正平與李之儀皆下御史獄捶楚甚若其後所驗皆實獄遂觧正平之儀猶各編管正平之家死於嶺外者十餘人獨正平遇赦得歸不出仕終身為選人初純仁既卒有司考行謚之曰忠宣鄧忠臣

覆議是之崇寧初黨禍既作乃追純仁謚告其元定覆議官各罰銅十斤及正平得罪議者幷論鄧忠臣可黜忠臣由是罷知汝州純仁性夷寛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而已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俸賜悉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踈族没之日幼子五孫皆未官曾肇嘗曰使純仁之言行於熈寧元豐時後必無紛更盡用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讎復之禍云丁未録

王稱曰純仁忠厚

仁恕不澄不撓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凛然有仲淹之風噫使熈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用其説則紹聖無黨錮之禍矣

六月戊午范純禮罷尚書右丞自中大夫罷依前官知頴昌府

制曰朕簡拔俊良擢居丞弼與之協圖機政而鎮撫四裔忒忘敬謹遽致人言考事探情初緜謬誤承流宣澤蓋致寛慈具官范純禮世濟忠嘉天資簡厚似續榮問延登近司佇告遠猷共熈庶績而乃失致思於出話自程奏

以引愆罷居綱轄之嚴往服藩維之寄念紹先正翊戴我家廣土衆民亦足觀政

純禮自元符三年十一月除尚書右丞至是年六月罷執政踰半年因言章論列遂上章乞罷故有是命崇寧元年十二月降授朝議大夫試秘書少監分司南京徐州居住五年八月左朝議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宫范純禮卒

七月丙寅安燾罷知樞密院事自左正議大夫罷授觀文殿學士依前官知河

南府兼西
京留守

制曰入冠樞庭之重出司留鑰之嚴朕所褒優罔間内
外具官安燾以深忠直道受知於裕陵以厚德豐功被遇於
哲廟周旋二府儀表四方逮予躬政之初起自復常之
後還居宥密正賴謀謨而乃亟上封章力陳病痺既悃
誠之莫奪在勞逸以宜均加秘殿之隆名進文階之峻
秩往臨舊治式便爾私書不云乎雖爾身在外乃心罔
不在王室尚體兹意勿忘告猷

燾凡三執政八月而罷其將請去也燾奏曰自紹聖元符以來用事之臣但持紹述之虗名以誑惑君父上則欲固寵位以快恩讎下則欲希進用而肆朋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自為謀則善矣然未嘗以毫髮為朝廷計者也坐棄湟州降端明殿學士再責寧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安置既而復湟州降柳州團練副使後復太中大夫卒年七十五燾卒後五年始盡復故官云事畧云

丁亥蔣之奇知樞密院事自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陸佃尚書右丞自試吏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佃尚書右丞制曰二三執政之臣所以委聽共圖幾務者也休戚所繫華夏同之苟非其人曷敢輕用具官陸佃蚤繇道學被遇神宗擢寘從班休有善譽雖數更於事變益足信其誠心逮予纘服之初入冠列卿之重而能銓衡弗紊獻納居多眷惟右轄之求式副登庸之意仍遷峻秩併示殊恩噫朕方建用皇極而世或執偏以自是

朕方懋昭大德而世或懷利以相傾推原厥由宜必有
在爾既見而知之矣勉思所以同寅協恭救此之獘者
毋使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專美于前載
同日章楶同知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中太乙宮兼集禧觀事除
制曰朕惟天下治安之本實在二府故文武雖若異任
而眷注未嘗不均必求其人以賛樞極具官章楶受知哲廟
擢付帥權既生致於酋豪且廣馘於境土屢形捷奏數
被褒嘉眷宥密之須才越班聯而登用蔽自朕志寵示

殊恩惟不忍肝腦之塗郊原故能愛重人命惟備見飛輓之耗帑廩故能慎惜邦財事在變通爾知之矣勉思所以善其後者以副朕躋民仁壽之意

十月乙未李清臣罷門下侍郎自右光禄大夫依前官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制曰朕纂承大業屬濟艱難圖惟舊人作我輔弼孜孜夙夜惟二三執政是賴庶幾相與有為發明朕心以昭前人之功具官李清臣頃在元豐嘗登貳政聰敏明達夙為

神考知遇肆朕初服亟命召還旋陟東臺共圖機務方期報稱遽請閑官顧惟股肱之臣朕所禮貌弗違爾志特厚寵光錫容殿之崇名為北門之巨屏毋分内外勉靖兵民服我休恩尚汝來效

清臣自元符三年四月除門下侍郎是年十月罷執政踰一年清臣與時論浸不合移疾甚懇故有是命崇寧元年正月己卯資政殿大學士右光禄大夫李清臣卒晁補之狀其行卒時年七十一贈

金紫光禄大夫閏六月壬午李清臣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先是元符中李清臣為門下侍郎嘗上疏力數章惇罪至是有詔謂臣寮所論章惇多誕謾無實狀三省乃檢會論惇之疏進呈遂有是命言者又以清臣與韓忠彦黄履執政日請復元祐皇后義非所安再貶雷州司户參軍王稱曰人臣以公正為忠朝廷以安静為福紹聖之初清臣復被任用不以公正事上而乃謀取宰相首以紹述

激怒上意自是朋黨之論起而士夫蒙其患矯誣之說行而聖后負其謗朝廷不復安静而清臣亦不得相矣

十一月丙子陸佃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守尚書右丞除

温益尚書右丞自試吏部尚書兼侍讀遷中大夫除

制曰朕惟繼志守成任大責重夙夜祗慎務求一德一心之人相與輔佐庶幾協濟有為同底於道具官温益素守忠嘉秉志明達謀謨則不失正議論則無隱情事朕潛

邸熟觀所為擢置經幄沃聞讜言式當京尹之繁仍處
天官之長總覈吏治譽望日休進登右轄之崇允協在
廷之論眷惟宿德舊人實朕股肱心膂宜悉聡明之慮
往裨政務之機一正是非毋牽毀譽

益字禹弼泉州人

崇寧元年壬午

正月庚申韓忠彦罷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制曰入則經體賛元允釐庶績出則承流宣化以迄外

庸若時元臣往殿近服用猷告於多士其孚命於大廷具官韓忠彦躬受美材世載令問被遇神考冠于儀曹受知泰陵長兹樞府爰始嗣服延登宰司斯奉若于先王以克紹于乃辟然士有覆出之惡而人無事上之忠靡大猷之是經孰執其咎賴朕志之先定不潰於成封奏繼來人言薦至其觧鈞衡之重俾司留鑰之嚴仍寵其行用加厥職於戲進退以禮無用舍之殊出處惟均何内外之異無替朕命往哉惟休

忠彦自元符三年四月拜相至是年五月罷入相凡二年餘忠彦進左僕射而曾布為右相不協諫官吳林王能甫助布排忠彦遂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初忠彦為相稍復元祐之政天下翕然望治至是論者稱元祐之初哲宗踐祚之始大臣變亂神考之法度斥神考之人材者忠彦李清臣為之首願示懲戒乃有是命未幾言者復論其變亂紹述之政復還臯戾之黨比之元祐抑又甚焉

乞罷職名以厭士論遂罷觀文殿大學士是月庚午司馬光而下四十有四人追奪黜降有差司馬光降授右正議大夫呂公著文彥博呂大防劉摯等皆追奪外韓維孫固係神宗潛邸人已復職名及贈官免追奪乙亥詔三省籍記蘇轍而下五十有四人不得與在京差遣仍勅牓朝堂應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依前任執政官王覿豐稷見在侍從外蘇轍范純禮

劉奉世劉安世等令三省籍記姓名更不得與在
京差遣詔曰昔在元祐權臣詆誣先烈肆為紛更
紹聖親覽政機灼見羣慝斥逐流竄具正典刑肆
朕纂承與之洗滌悉復收名寘諸朝廷而締交彌
固惟以阻壞事功報復仇怨為事必欲一變熙寧
元豐之法度為元祐之法而後已凡所論列深駭
朕聽至其黨與則遷叙不次無復舊章廼擇其尤
者第加裁削餘一切釋而不問丁未錄大觀三年二

月韓忠彦復宣奉大夫儀國公致仕八月己亥卒年七十二初章惇為相斥逐元祐臣寮士心不附曾布詭情辟致名士如陳瓘張庭堅俱居門下欲以傾惇上即位名忠彦為相惇以異議既逐布以定策功拜右僕射忠彦柔懦天下事多決於布議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改元為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彦遂罷去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説明年又改元為崇寧蔡京

於是名用而布亦得罪崇寧元年罷爲觀文殿大

學士知潤州

已卯陸佃罷尚書左丞依前太中大夫知亳州

制曰執政大臣朕所親信而是非去就宜厭服中外茍

異於是公議難逃具官陸佃頃爲史官以朋黨得罪名在責

籍元符之末遷叙過優朝廷以近省降詔置而不問再

爲執政始末奉行處之安然殊不引避豈止昧於廉隅

亦無悔過戴恩之意其罷綱轄尚假州麾勉服訓詞毋

忘循習

佃自建中靖國元年七月除尚書右丞十一月除尚書左丞至是年五月罷執政幾一年

庚辰許將門下侍郎自右銀青光禄大夫守中書侍郎除

温益中書侍郎自中大夫守尚書右丞除

蔡京尚書左丞自翰林學士承旨中大夫知制誥兼侍讀修國史充實録修撰除

趙挺之尚書右丞自試吏部尚書兼侍讀修國史編修國朝會要遷中大夫除

將門下侍郎制曰咸一德以格天求賢是重釐百工而

熈載服采其難眷惟邦國之基實賴鈞衡之力宜遷峻列懋稱庸功具官許將學造天人之微識該今古之變其守也審不可撓之淵澄而代有終無不載之坤厚踐歷所為之多矣終始自得之裕如久執政機載隆德望奉謀猷而入告辯邪正以中行好惡既同議論惟一朕志雖定爾功為多擢貳黃門式符輿論正直是與益崇輔弼之權仁義已明更俟賛襄之効克成丕績永孚於休

益中書侍郎制曰君臣一德則好惡不約而同上下協

心則垂拱無為而治況右轄惟幾之任乃甘盤舊學之臣我圖爾功懋遷峻列具官温益清規亮節直道純誠動而必徐應事為之不苟宿之彌壯慎業履之攸勤久歷從班旋躋政府論議悉歸於中道是非不惑於異端仁義既明俗風遂一斷自朕志擢貳西臺非道不陳克纘隆平之運見賢而用實資翊亮之功往哉汝諧尚格予訓

京尚書左丞制曰非常之才必遇聖明之主可大之業是資豪傑之臣陟我俊良為時輔弼具官蔡京先朝碩德當

世名儒其自得之富矣經綸之術不可尚也居然博厚之稱屬神考之有為繼泰陵之克紹更張述作盖嘗廷議而躬行沮格廢興又且目覩而心憤力變難回之俗必行已試之言肆朕明父子兄弟之恩而爾難上下君臣之義中臺綱轄宜以命之不約而同已明好惡之一無為而治更宜翊亮之勤往哉惟欽毋煩多訓

挺之尚書右丞制曰得人謂之仁雖聖王之難事見賢而後用乃天下之至公眷我駿良宜登輔弼具官趙挺之仁

義重而名節著志意修而富貴輕不磷不緇盛矣難汙之行彌明彌壯超然特立之心更是非之最多終理義之自得屢周嵗律綿歴從班明君臣父子之恩辯好惡是非之黨善人是賴公議是修總轄中臺故以命爾正直是與克諧夢卜之求道德一同益懋賛襄之力往祇厥位永孚于休

崇寧二年七月將以收復湟州除金紫光禄大夫

五年五月以收復鄯廓除特進益執政僅半年二

年正月壬寅卒于位益資詭譎始以潛邸舊僚進而阿附二蔡持論不正深為物議所貶京字元長興化軍仙遊人陳瓘因朝會見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它日必貴然矜其禀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瓘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甘言啖瓘瓘使答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必擒王不得自已也於是攻

之愈力草四章將上會聞隔對不得見乃悉繳而奏之其奏曰紹聖之初哲宗之意本無適莫章惇雖挾功自恣然其初猶有兼取元祐之意京自成都而來與其弟卞共毀宣仁共欺哲宗京之得售其說自役法始從大改役法以後事事無不大改兄弟同朝塤箎相和無有一事不如其意當此之時不以所聞神考聖訓告於哲宗至於今日然後引所自書實録以為證驗唱為不經之論而欲

遷神考於西宮其為矯誣可謂明矣京以矯誣之筆妄增實錄之事以矯誣之舌偽造神考之訓朝廷用矯誣之言而輕改宗廟信矯誣之說而力沮言者臣恐自此矯誣之人無復忌憚矣今朝廷大事又皆委曲遷就而為一京之地公議洶洶人不敢言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朝廷導贊章惇共作威福卞則陰為謀畫惇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哲宗篤於紹述一於委任事無大小

信惇不疑下於此時假紹述之說以主私史惇於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巳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毀蔑宣仁以合章惇惇之矜伐京為有助卞之乖悖京實贊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惇卞共怒安民恊力排陷斥為姦黨而孫諤董敦逸陳次升亦因論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寘之言路浩能忘身狥國京又因其得罪從而擠毀

是以七年之間五害言者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為今日之所改卞之尊紹王氏知有安石豈知有神考知有金陵豈知有京師絕滅史學一似王行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黙憂非一日也陛下融會南北去卞不疑然而京尚未去人實憂之兄弟一心皆為國害一去一留失政刑矣熈寧之末王安石吕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為兩黨神宗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

卿既出之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則皆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初有王黨吕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用此術耳自京下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千人其間才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不為少若京去朝廷則私門之士數百千人者皆為朝廷之用矣京在朝廷則皆蔡氏之黨也然則消黨之術唯在去京而已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

年亦至於保養陰邪必成心腹之患瓘又論哲宗實錄不當止以蔡京兼修疏奏上甚感其言密賜瓘黄金百兩上謂輔臣曰瓘言事極不可得暫貶亦不久前日遣人以金百兩賜之瓘受賜泣下布曰陛下待遇如此宜其感泣也元符三年十月京遂以翰林學士承旨出知永興軍至是除尚書左丞京執政凡二月而相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

閏六月壬戌曾布罷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右銀青光祿大夫知潤州

制曰審去就之分者大臣所以盡道優進退之禮者人君所以覩忠載嘉次輔之賢申錫優藩之命顧内外之或異在體貌以惟均誕布策書式孚群聽具官曾布器識閎博性資聰明早發越於猷為久踐更於事任從容應物有王佐之才慷慨立朝得仁者之勇被遇神考翶翔侍從之華見知泰陵咨勿樞機之府肆朕纘承之始登於弼亮之司丕揚繼述之功尤賴將明之助遽露誠悃祈解政機雖眷倚之彌加覽封章之屢至眷其有守實亦

重違是用峻秘殿之隆名鎮丹陽之使郡遂其休逸寵
厥勤勞於戲論道經邦居則儀刑於百辟承流宣化出
則師帥於一方往服渥恩乃心王室
布自元符三年十月拜相是年閏六月罷入相僅
踰一年錢遹言曾布呼吸立成禍福喜怒遽變炎
凉鈞致齊人之疑言欲破紹聖之信史於是布連
抗章乞罷遂有是命初布於元祐末欲以元祐兼
紹聖而行故力排蔡京至崇寧初知上意有所向

矣又欲力排韓忠彦而專其政無何蔡京為左丞
大與布乖會布擬陳祐甫為戸部侍郎京於榻前
奏曰爵祿者陛下之爵祿柰何使宰相私其親布
之壻陳迪祐甫之子也布忿然爭辯久之聲色稍
厲温益叱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上不悅而罷翌
日交攻布布由是得罪二年十月臣僚言郭知章
掌制命曾布罷乃託王言過為溢美有從容應物
有王佐之才慷慨立朝得仁者之勇知章遂罷七

月布落觀文殿大學士提舉亳州太清宫太平州居住時侍御史錢遹言曽布初與韓忠彦李清臣結為死黨既登相位析交離黨日夜争勝不及半月首罷市易變法之論相因而至於是范純粹乞差衙校以害神考之免役李夷行乞復詩賦以害神考之經術力引王古為户書以掌開闔斂散之權王覿為中丞以定是非可否之論又奏布與宦官閻守懃等相交結使門人李士京通道言語及

諷金山寺獻地以應讖記等事遂有是命是月丁酉布降中大夫守司農少卿分司南京錢遹言陛下入繼大統大母垂簾曾布乞獨班奏事力引韓忠彦李清臣豐稷曾肇之徒鱗集於朝忠彦引陳瓘龔夬曾布引陳次升李清臣豐稷合黨締交造端設計睥睨宮禁莫敢誰何欲變亂當時事實以誣毀哲廟李勣乃布肇姻家率爾上書乞廢元符皇后伏望重行竄殛布遂責降忠彦崇福宮清臣

肇稷等皆貶責崇寧元年十一月布嘗薦學官趙諗而諗反遂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十二月以棄湟州責授賀州別駕二年五月貶廉州司戶依舊衡州安置大觀元年八月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曾布卒贈觀文殿大學士謚文肅

七月戊子蔡京右僕射自守尚書左丞授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文章萬化之源源清而流潔僕射百僚之表表正

而景端若昔保邦敷求俊德肆予共政厥有舊人咸造于庭明聽朕訓具官蔡京才高而識遠氣粹而行方早逢聖旦之有為徧歷儒林之妙選徊翔滋久趣操益醇出殿侯藩入居翰苑適當元符之末命預聞巽室之多艱去就甚明忠嘉具在人之艱矣動以浮言天實臨之賚予良弼是用延登右揆總領西臺超進文階增陪井賦慨念熙寧之盛際闢開端揆之宏基弛役休農尊經造士明親疎之制定郊廟之儀修義利之和聯比閭之政國

馬蓄于汧渭洛舟尾乎江淮周卿率屬以阜民禹迹播河而入海經綸有序威德無邉而曲士陋儒罔知本末强宗巨黨相與變更凡情狃於尋常美意從而壞頹遺俗故家之未遠有孝思公議之尚存慎圖厥終正在今日於戲武王繼志貽哉文考之功曹參守規講若蕭何之迹其輔台德永孚於休

先是元符末哲宗升遐上即位欽聖太后垂簾同

聽政召范純仁於永州虗宰席以待純仁純仁病

不能朝乃拜韓忠彦為左僕射曾布為右僕射明年改建中靖國欽聖太后上僊布為山陵使乃密諭中丞趙挺之建議紹述還朝與忠彦勢相敵漸逐忠彦薦引之士盡復紹聖元符之政忠彦怨布於是曰布之自為計者紹述耳吾當用能紹述者勝之遂名京京之用自韓忠彦始起居郎鄧洵武又為愛莫助之之圖以獻其說以為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之者其圖如司馬遷年表例為旁

行分為左右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分而為七左曰元豐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以温益為首其餘不過三四人如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遹也右序舉輔相公卿百執事皆在焉多至百餘人又於左序别書一人姓名於宰相下而掩之徽宗視之則京也徽宗謂曾布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與卿不同柰何布曰洵武所陳既與臣所見不同自不當與議遂以其圖付温益益

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人於是上決意用京矣至是遂以京右僕射丁未錄徽宗初即位二月以登極赦恩遷徙竄謫之人范純仁而下十有八人恩叙有差四月范純仁等十有九人復官有差五月文彥博而下三十三人追復有差先是上復政議者以瑶華復位司馬光等叙官為所當先陳瓘時為左正言獨以為幽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方今計當先辨明誣罔昭雪非

辜誅責造意之人然後發為號令以禮行之庶幾可無後患不然必遺後悔無益也朝廷以公論久欝且欲快恱人情遂遽施行之詞命既出陳瓘益堅前說乃上疏言司馬光等復官朝廷昭雪寃枉之恵不可不發於訓詞三省進呈瓘疏韓忠彦請改撰司馬光吕公著告命上曰但貶邢恕於恕訓詞中具載此意則天下皆知之矣告命遂不改其後崇寧間蔡京用事盡改建中之政黨禍再作人

始服璀之先見也丁未錄 自京為相即召知揚州蔡卞為中太乙宫使兼侍讀從雷州司戶章惇為舒州團練副使睦州居住九月乙未勅中書省開具元符三年臣寮章疏姓名分為邪正上中下三等有邪等尤甚者丁酉貶責韓忠彦曾布李清臣黄履曾肇豐稷龔夬等合二十一人以嘗議元符皇后故也己亥勅中書省應係元祐謫籍并元符末叙復過當之人各具元籍定姓名人數進入不得

與在京差遣中書開具姓名文臣曾任宰相執政官文彦博呂公著司馬光安燾呂大防劉摯梁燾王巖叟范純仁韓忠彦王珪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禄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陸佃曾任待制已上官蘇軾范祖禹等三十五人餘官秦觀張耒等四十八人十月丙子廢黜周常等二十有七人臣寮上言以元符之末共成黨與變更法度復為元祐等人故也十一月壬

辰詔黨人子孫不許擅到闕下甲辰上書人范柔中等停降有差詔元符末所上章疏其間言當於理又力陳父子兄弟繼述友恭之義者四十一人悉令旌擢外附會姦慝詆毁先帝政事者總五百四十一人然言有淺深罪有輕重取其詆謗指斥邪等中尤甚者三十人係范柔中等並逐處羈管十二月癸丑責韓忠彦安燾等各居住安置其罪有差以棄湟州也二年正月乙酉鄒浩王覩等並

居住任伯雨陳瓘等並編管以前上書言涉邪罔故也先是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王安石主雇役司馬光主差役范純仁蘇軾俱光門下士亦以差役為未便章惇安石門下士尚以雇役為未盡純仁軾惇雖賢否不同然悉聰明曉吏事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其所主元祐初光復差役改雇役惇議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光不以為然惇爭辯竟以罪去蔡京時知開封府用

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之法為差役至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紹聖初惇入相復議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以李深為編勅所看詳利害文字專一看詳役法除蔡京為戶部尚書兼提舉於是京欲掩塗元祐迎合之迹乃白惇曰取凞寧元豐法施行之爾尚何講為惇信之遂請人額雇直一從元豐舊李深持不可爭之不能得出通判通遠軍建中靖國初復名深為

司農寺丞專領戶部役法於是取出錢之重者悉

申明蠲減之至是蔡京復用事黨禍再作李深送

吏部與合入差遣並同上

庚子章楶罷同知樞密院事自通議大夫罷為資政殿學士中太乙宮使

制曰陳力不能義所當止知足不辱道莫與京維時弼

臣乃國俊老深明出處之大致用示始終之至恩具官章楶

直亮而剛明忠勤而壯毅能守正而不膠於變善畫策

而不詭於經頃者節制一方威名萬里生擒勁敵坐解

重圍非徒月三捷之來抑亦日百里之闢屬元祐朋姦之復作嗟熈寧成筭之至危大肆邦誣幾開邊隙逮延登於樞筦因助振於國威方資經制之良遽奭節宣之適章屢却而復上志愈堅而不回祈即便安務從和理陛華祕殿授節祠宮亦既完難進易退之風行且致勿藥有喜之慶將安將樂永介壽康言旋言歸尚副虛佇

楶自建中靖國元年七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是年七月罷執政僅一年楶以疾乞罷故有是命未

幾卒謚莊簡

八月己卯趙挺之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張商英尚書右丞自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修國史實錄修撰遷中大夫除

商英尚書右丞制曰左右大臣朕所與謀謨庶政計安天下自非智識開明趣操純正則焉足以居輔弼之任哉具官張商英德度寬和才猷勁敏學博而知要志大而敢為經術光於本朝言詞妙於天下蚤被先朝之識擢蔚有當時之盛名逮予臨御之初名從遠服寀助揚功之

志肆厥有成凜然儒英實我國器是用延登右轄參贊萬機夫后德惟臣允賴贊襄之助身帥以正乃清風化之原永肩一心同底于道

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

十月癸亥蔣之奇罷知樞密院事自右正議大夫授依前官充觀文殿學士知杭州

制曰朝廷之上輔弼之臣入則總樞機之繁以承廟略出則制兵民之重以壯藩維內外之任匪輕體貌之隆

惟一具官蔣之奇材猷博大器識閎深貫穿百家之書該通六藝之意學為勸講文以代言威名著于敵中教治行於輦下踐更膴仕被遇累朝進掌樞衡遂制兵武惟時塞垣徼警羌戎咸賓方有賴於論思乃屢形於冲退勉從均逸之義用舉優賢之章加以秘殿之隆名往鎮餘杭之巨屏雖乃身在外獲遂解於政機而雅意本朝宜無忘於辰告茂爾告履體予眷懷

之奇自元符三年四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建中靖

國元年七月除知樞密院事至是年十月罷執政踰二年俄奪職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卒復觀文殿學士

同日蔡卞知樞密院事自資政殿學士左正議大夫充太乙宫使兼侍讀除

制曰樞密右府實本兵柄內參帷幄之議外以鎮撫四方綏護元戎賛成廟畧惟兹重任實賴世臣可圖其人誕頒命告具官蔡卞學際天人材兼文武議論達國家之大體謀謨紹典誥之遺風而乃秉德高明植志剛大擢自

神考進陟從班受知泰陵遂參大政粤予嗣服遭家多
難不能保臣鄰之親慨然失股肱之助儀刑注想亦既
彌年亟兹名還深沃朕志雖論道帷幄固可聞於忠嘉
而進位樞衡又將隆於弼亮朕方待爾以甚盛之舉爾
其為朕圖非常之功並奏塤篪之和益觀華蕚之茂惟
兄弟之義相與翼軍國之政交修為卿一門自我作古
於戲精兵略以料敵决勝嚴武事以保大定功惟裕陵
有遵藝祖遺業之心顧眇躬有承神考戎捷之志宜卒

前人之圖事庶揚丕績於無疆永孚於休尚有嘉寵

二年七月以收復湟州除左光禄大夫三年五月

以收復鄯廓除金紫光禄大夫

崇寧二年癸未

正月丁亥蔡京左僕射自右僕射授右光禄大夫尚書左僕射

制曰綏四方復大業屬在於耿躬佑乃辟康兆民允資於元輔進陟時傑秉操國鈞粤惟先正之臣克任天下之重爰旌丕烈誕告朝倫具官蔡京器博而用周名高而實

茂學際天人而不貳材兼文武而具宜被遇裕陵早預睿
神之制作發聞紹聖久勤禁密之論思逮予訪落之初
首建紹休之訓孤忠自許惟堅體國之誠經德不回曾
靡合時之術暨延登於政府肆擢寘於宰司謀猷益嘉
夙夜匪懈攷古而修紀律設屬而講事功庶官惟和百
度以正適遠戎之弗率緊多算之是圖師不逾時慮無
遺策四方偃兵革之氣百姓厚衣食之源疇若顯庸升
華左揆分侍東臺之峻躐躋文階之崇增衍爰田陪敦

真食萃兹寵渥併示眷懐於戲位冠群臣孰越蕭何之
畫爵隆五等蓋先裴度之功惟乃殊勲無愧前哲永協
於治往孚於休

七月收復湟州除左銀青光禄大夫三年五月以
收復鄯廓等四州除守司空五月己卯右銀青光
禄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京為守司
空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嘉國公以撫定
鄯廓推賞也尋詔去守字改行字作兼字制詞云特超五

等

三年正月甲午通直郎鴻臚寺丞蔡攸賜進士出身為校書郎仍賜金紫攸左僕射京子也以趙存誠許份例召對除館職京言攸未始登科非存誠份之比再辭不許自京遷左相黨禍益酷四月通直郎致仕程頤近以入山著書竊慮妄及朝政特追毀出身以来文字除名五月僞降上書詆訕人梁安國等二十有二人八月詔湟州近已収復其元行廢棄及迎合議論沮壊先烈之人責降襲

夬等十一人有差又責上書進士應元符末上書者類多詆誣可具姓名下太學並罷三舍遣歸本貫各入自訟齋聽讀九月籍記黨人子弟令吏部告示應責降人子弟候參選及射闕日並於家狀内供父親兄弟係與不係籍記之人應上書邪等人知縣巳上資序並與宫觀嶽廟選人不得改官及不得注縣令又頒降御書黨人姓名下監司長吏廳刻石宰臣文彦博吕公著司馬光吕大防

劉摯范純仁韓忠彦王珪八人執政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禄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仁安燾陸佃一十六人待制以上蘇軾范祖禹等三十五人餘官秦觀以下三十九人十月黨人領祠並罷又詔黨人子弟不許以功賞遷改又詔不許黨人擅到闕下又詔與黨人子弟外路宫觀差遣三年正月降責修政役法人王古而下又章惇王珪以為臣不忠别為

一籍仍依元祐姦黨指揮施行四月勘會黨人子弟不問有官無官並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闕下仍令具逐路責降安置編管等臣僚姓名下項六月詔元符黨人通入元祐姦黨文臣曾任宰相執政官司馬光而下已故者二十人見存者曾布蘇轍李清臣劉奉世范純禮安燾張商英七人為臣不忠曾任宰相已故者王珪見存者章惇上於是親書刻石於文德殿之東壁又下詔暴白之又命

右僕射蔡京書之仍頒下諸路監司及州軍長吏廳立石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得三百九十人四年八月詔黨人羈管編管安置居住者各與量移十二月詔上書編管羈管人放還鄉里其誣謗最重除范柔中鄧考甫不放外餘並放五年正月詔毀黨碑仍一再下戒諭之詔詔曰符祐邪臣乘間擅權變亂政事朕竄斥累年不忍終棄是用差以叙復畀之祿秩又曰朕以星文譴告是用敷澤寛

宥已降指揮除毁元祐姦黨石刻及與係籍人叙復注擬差遣又詔除上書邪等尤甚外罷上書邪等三指揮又令劉摯而下叙復有差曾任宰執官重第一等劉摯李清臣王巖叟輕第二等韓忠彦曾布范純仁安燾並提舉宫觀劉奉世章惇及輕第三等黄履並叙復管勾宫觀其餘罪戾之人並次第與出籍

四月戊寅趙挺之中書侍郎自中大夫尚書左丞除

張商英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吴居厚尚書右丞自戸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安惇同知樞密院事自兵部尚書兼侍讀遷中大夫除

居厚尚書右丞制曰執政大臣朕所考慎庶資謀弼底于熈平肆頒涣恩以褒茂德具官吴居厚才周器愽通達治綱服勤官術衍溢邦賦畴言嘉績簡在朕心庶言其同命汝予翼欲覿經邦之効進承綱轄之司疇陟崇階式昭優睠同心同徳尚思繼於古人有猷有為益勉攄於

遠業往祇明命永孚于休

惇同知樞密院事制曰朕惟機政之地宥密是司非謀猷克壯不足以倚毗非議論所歸不足以圖任灼知滋久寖陟為宜具官安惇學博才高出膺世用踐更要劇休有顯稱曩惟險難益光確操進掌武部恊濟典常彌簡朕心兼采輿誦廢獲岩廊之議擢陪機軸之司疇錫穹階併昭異數爾其廸慮深遠益謀疆圉之救寧秉心宣通思竭股肱之佐佑往祇厥服毋替朕恩

居厚字敦老豫章人惇字處厚廣安軍人惇以收復湟州鄯廓累官右光禄大夫在樞府凡二年三年十二月戊午卒于位

八月戊申張商英罷尚書左丞自通議大夫授依前官知亳州

制曰朕睠禮邇臣康保庶政當竭忠藎以副倚毗而用意回邪不循義分言章繼上公論弗容具官張商英神考擢置言路永泰寵陞從班在元祐之初託文辭以毀詆先烈追元符之末因訓誥以褒譽朋姦原其操心出於為

利而內多詭秘外若坦夷朕初不疑待以丞轄徐察言
動反覆躁輕貪冒希求自干榮進潛結近密覬位相臣
以道事君何望於汝尚期改過姑務含容臺論具陳言
皆有實聊申邦典出守州符服我寬恩往惟省咎
商英自崇寧元年九月除尚書右丞二年四月除
尚書左丞是年八月罷執政僅一年先是李昭叙
守定襄得嘉禾商英作嘉禾篇以頌美之至是御
史中丞石豫殿中侍御史朱謂余深論商英前作

嘉禾篇不當以司馬光文彥博等比周公又并疏其他事又聞嘗作宣仁聖德頌其言紛紜上及宗廟者無所不至言者又取商英為開封府推官日為本府撰祭司馬光文繳以進呈詔商英秉國政機議論反覆可落職知亳州長編初商英與蔡京在神宗朝為檢正雅有契好及是京為相商英為左丞同在堂議事多不同商英言京姦邪有身為國相志在逢君等語臺臣以為非所宜言謫知亳州

尋令入元祐黨籍京罷相削籍事畧五年正月通議

大夫張商英知鄂州未幾言者論商英謝表詆謾

得罪其表曰不圖堯舜之治復見于今遂令昇鑄

之謀罔知攸措又曰莫非帝臣咸削黨籍又曰豈

使清時陷為牛李之黨庶幾黄壤尚預夔龍之游

大觀元年十月京復相商英遂自提舉嵩山崇福

宫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歸州安置丁未錄四年京

罷相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過闕賜對奏曰神宗

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而已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除資政殿學士中太乙宫使事畧

崇寧三年甲申

八月丙午許將罷門下侍郎自特進除依前官充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

制曰輔弼之臣進退之際乃朝廷之用舍繫天下之聽觀必稽庶言朕何敢忽具官許將侍從丞轄出入云舊東西臺貳亦既累年朕方躬秉一德卒圖考功詆異紛紛籍

黜無赦庶無愧於繼志述事之孝遵制揚功之休而言者論汝得罪先朝獲貸元祐抗章引謝言涉謗譏絲毫無過父子為囚憤戾若此刑政謂何屢更時變莫見一心括囊不言殊無特操朕察中悃懇款之言矜大臣左右之久分之洛郊俾司留鑰仍隆秘殿學士之名用循舊弼均勞之禮體予恩數往其恊祗

將自紹聖二年十月除尚書左丞四年閏二月除

中書侍郎崇寧元年五月除門下侍郎至是年八

月罷執政凡九年將在位御中丞朱諤取將舊謝
章表析文句以為謗且謂將左顧右視見利則回
幡然改圖初無定論元祐間嘗為丞轄則盡更元
豐之所守紹聖初復秉鈞軸則陰匿元祐間之所
為逮至建中尚此冐居則紹聖之所為巳皆非矣
强顔今日亦復偷安則建中之所為亦隨改焉遂
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言者不巳降資政殿
學士知潁昌府移大名拜觀文殿學士除奉國軍

節度使在大名六年名為佑神觀使未幾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文定

九月乙亥趙挺之門下侍郎自右光祿大夫中書侍郎除

吳居厚中書侍郎自右光祿大夫尚書右丞除

張康國尚書左丞自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遷中大夫除

鄧洵武尚書右丞自刑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挺之執政凡三年至四年三月拜相自序云三年

十二月挺之為門下侍郎以疾在告因上章求解

政事上惻然遣使勞問宣醫看視再三諭蔡京等曰挺之今病在朝寧復更有人如挺之者京等皆側目已而疾間朝參曲謝京輩皆皇恐意以上眷既厚必有以密詢之者四年正月乙亥北使辭上詣旦御紫宸殿纔升坐顧左右內臣馮鐸曰班中不見趙挺之朕思之為朕撫問安否鐸至具宣詔旨挺之感泣及疾間既見禮當留身曲謝京每防人言巳之姦惡於上而同列莫敢留身者今上恩

於挺之厚又當獨出身奏事深疑其必有所獻乃連二日先次留翌日挺之獨留奏上曰今內外皆已為大臣之黨若有忠告于陛下者乃指云此懷異意沮壞法度之人也臣以為不誠不忠于君父者可謂懷異意之人若獻忠誠于陛下者豈可謂之異意哉此乃大臣恐人言已之私凡有獻言於陛下者皆謂之異意欲以絶人之言爾若此則事有大於此者孰敢啟口以告人主上下之情隔矣

踰兩月挺之拜右相康國字賔老維揚人洵武字子常成都雙流人御史丞鄧綰之子綰子洵仁洵武洵仁徽宗朝為尚書右丞初洵武為起居郎時韓忠彦曾布為相洵武因對言陛下乃先帝之子忠彦乃韓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甞論其非今忠彦為相將先帝之法更張之是忠彦為韓琦子能繼父志陛下為先帝子不能繼父志也陛下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進愛

莫助之圖以獻於是徽宗決意用京矣至是遂拜右丞事畧

崇寧四年乙酉

正月丙申蔡卞罷知樞密院事自金紫光祿大夫依前官充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

制曰朕體貌大臣始終顧遇矧惟樞庭之長夙推舊德之良祈鮮政機用蕃寵數具官蔡卞學窮淵奧識造精微擢自裕陵揚于禁從被眷哲廟延登左綱涔歷險夷克全

操履昨疇重望俾總鴻樞方賴告猷遽求避位自官幾要之地方陳弟兄之嫌重違其情勉遂所請付别都之留鑰加秘殿之隆名併示寵光式均勞逸往廸朕命永孚於休

卞自崇寧元年十月除知樞密院事至是年正月罷再執政凡三年時兄京為相至是始引嫌求罷而有是命五年三月詔資政殿學士新知江陵府蔡卞深得王安石道義淵源之學宜詳延邇英以

備訪問可除醴泉觀使兼侍讀政和六年六月貽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乙宫使兼侍讀蔡卞為檢校少保鎮東軍節度使以史事賞也

二月甲寅張康國知樞密院事自中大夫守尚書右丞依前官除

劉逵同知樞密院事自兵部尚書兼侍讀修國史兼實錄修撰遷中大夫除

何執中尚書左丞自大中大夫試吏部尚書兼侍讀除

康國知樞密院制曰朕惟右府實本廟謀必求股肱之良俾專帷幄之任疇咨碩輔擢冠鴻樞具官張康國謀謨忠

嘉器宇惇大早膺殊遇荐歴禁途直道足以致君高文可以華國蹴陞右轄翊賛中臺夙夜同寅左右一徳㪚自朕志恊于師言庸昭注意之隆亟典本兵之重爾其丕承先烈益邁遠猷格玆弗率之戎助我有為之志同底于治永孚於休

逵同知樞密院制曰朕登用輔臣預聞國政乃眷樞機之地實資帷幄之謀必惟其人用新厥命具官劉逵夙猷高邁器宇靖深學冠儒林望隆國器早膺奬拔荐歴禁嚴

出使三韓能杖忠信入更八座克著事功蔽自朕心命汝予翼擢參四輔進貳元樞爾其惟懷永圖俾紹光烈協成廟筭宣暢王靈使朕無愧於知人則汝有辭於永世

逵字公達隨州隨縣人執中字伯通處州龍泉人康國大觀元年十二月以祥河夜郎諸郡納土効順除右正議大夫二年正月以受八寶除左正議大夫五月以收復臨洮除右光祿大夫拜罷録初康

國附蔡京以進遂除左丞嶶宗甚器重之拜知樞密院事三年二月卒謚文簡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書公忠亮直四字令刻于墓碑先是西北邊帥多取佳闕辟官或任非所長康國歎曰邊塞尤當擇才柰何欲私所厚善乎於是隨闕量才且為選格使人人皆得自効云並長編

三月甲辰趙挺之右僕射自門下侍郎授右銀青光禄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朕若昔大猷考慎其相眷求一徳協賛萬幾顧難其人久虚右揆肆登賢輔誕告大廷具官趙擬之受質清和涉道醇粹智足以周天下之務學足以究先王之微方時紛更獨陳讜論逮予總攬首建忠言秉心不回持議甚確自參裨於邦政彌弼成於治功同寅恊恭奉公履正是用進貳中臺之柄坐論西省之謨趍陟文階增培井賦以昭注倚以厚寵光於戲惟聖賢相遇之隆以君臣咸徳為盛丙魏推同心而輔於政聲顯漢廷房杜持

衆美而効之君望髙唐室益祗遠業克紹前休

六月戊子趙挺之罷右僕射授金紫光禄大夫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宫使

制曰揆路疇庸方懋弼諧之德琳宫置使用隆均逸之恩乃眷股肱之良宜惇體貌之厚肆頒明命敷告治庭具官趙挺之篤實冲深剛明博達懿文華國早躋禁掖之聯直道事君浸歷憲臺之長讜言屢進正色不回辯國是於群邪復熾之秋昭先烈於衆訕愈盈之日雖朕志之素定在汝言之實難既擢預於政機益輔承於台德履

信思順同寅協恭任賢去邪而罔有二心興滯起廢而克諧一德載嘉乃績深簡予衷俾同秉於國鈞遂對持於政柄式賴耆舊永佑隆平乃引疾以力陳復投誠而備至念遠猷尚資於扆告難去朝廷而大臣不可以暑行勉留神館加隆名於秘殿增峻秩於文階衍邑爰田益封真食併推寵數特示眷懷於戲辭機務之煩閲勞以事即祠庭之佚尚啚乃神往服褒嘉益綏福履

挺之入相累月引疾乞罷而有是命十月乙丑朔

挺之既罷相上以挺之子存誠為衛尉卿思誠為祕書少監明誠為鴻臚少卿挺之辭不敢當乞收還成命詔答不允

崇寧五年丙戌

正月甲辰吳居厚門下侍郎自右光祿大夫中書侍郎除

劉逵中書侍郎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二月丙寅蔡京罷左僕射授守司空安遠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乙宮使

制曰爵禄所以礪世義莫重於尊賢明哲所以保身道

惟存於挹巳眷予元老久秉鈞衡積勤我家顧上相綏

匪推異數昌表羣倫具官蔡京宇量恢閎智識淵敏藴大儒

之學窮天人精祲之微負經世之才洞國家表裏之體

早膺文考之睠夙被泰陵之知中外荐更險夷一致肆

朕纉圖之始首陳繼志之謨嘉其有守正之忠察其有

闢邪之節擢自江湖之遠延登棍閇之崇力復煕豐之

大猷深排符祐之群慝盡瘁於國利無知而不為任重

于時事雖難而必濟名聲聳於鄰國風采繫於縉紳四

年于茲百度咸若屬倚賛元之助遽陳避位之誠詔雖屢而莫回章甫却而復至勉從勤請聽釋煩機是用隆開府之盛儀付秉旄之重柄處以琳宮之逸寵茲全魏之封增衍爰田陪敦真食式從良弼併示茂恩於戲姬旦居豐不替保周之志留侯謝事靡忘傅漢之心顧出處之雖殊尚安危之是倚往欽注意毋怠告猷

京自崇寧元年七月拜相是年二月罷入相凡四年至是星文變異上章乞罷故有是命蔡京之罷

相也太廟齋郎方軫奏疏論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效王莽自立為司空效曹操自立為魏國公視祖宗神靈為無物玩陛下不啻若嬰兒專以紹述熈豐之說為自謀之計上以不孝刼持人主下以謗訕詆誣恐嚇天下威震人主禍移生靈風聲氣燄中外畏之大臣保家族不敢議小臣保寵禄不敢言顛倒紀綱肆意妄作自古為臣之姦未有如京今日為甚爰自崇寧以來交通閹寺結託宮禁

蠹國用則若糞土輕名器以市私恩內自執政侍
從外至帥臣監司無非京之門人親戚政事不合
于天心法令徒結於民怨若設九鼎鑄大錢置二
衛興三舍建樂府於國門外祭天地於兩郊若此
之類非徒無益又且於禮文經意無補其意安在
京凡妄作必持兩說刼持人主一曰此三代之法
也一曰熙豐遺意未及施行惟恃飾詞以逞其欲
神考十九年間典章文物粲然大備豈有未及施

行之事蔡京不得馳騁於當年必欲妄以姦心誣
罔在天之神靈每有奏請畫乙作御筆指揮行出
語士大夫曰此上意也明日或降指揮更不施行
則又語人曰京實告之也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
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元豐三年廢殿前廨
宇三千四百六十間造尚書省分六曹設二十四
司以總天下機務落成之日車駕親幸命有司立
法諸門墻窓壁輒増修改易者徒二年京惡白虎

地不利宰相盡命毀折杈入禁中是欲移害陛下乎是謂之紹述乎括地數千里屯兵數十萬建置四輔郡遣親信門人為四輔州總管又以宋喬年為京畿轉運使密諷兖州父老詣闕下請車駕登封意在為東京留守萬一乘輿一動投間竊發呼吸羣動不知宗社何所依倚陛下將置聖躬於何地臣嘗中夜思之不覺涕泗横流也邇日聞奏建議立方田欲擾安業百姓借使行之豈不召亂乎

又况數年間行鹽法朝行夕改昔是今非以此脫賺客旅財物道塗謂朝廷令信如寒暑行未浹旬又報鈔法變矣鈔為故紙鹽為棄物家財蕩盡赴火自燔客死異鄉孤兒寡婦號泣籲天者不知其幾千萬人生靈怨嘆皆歸咎於陛下然京自謂暴虐無傷也元符末年陛下嗣服之初忠義之士投匭以陳已見者無日無之京欲鉗天下之口塞陛下之耳目分為邪等賊害忠良天下之士皆以忠

義為羞方全身遠害之不暇何暇𢪛陛下之失乎以忠臣義士為謗訕詆誣或黥死遠方或除名編置或不許齒仕籍以言得罪者萬人矣誰肯為陛下言哉蔡攸者垂髫一頑童爾京遣攸日與陛下遊從嬉戲惟以花栽怪石籠禽檻獸舟車相銜不絶道路蓋欲愚陛下使之不知天下治亂也久虚諫院不差人自除門人為御史京有反狀陛下何從而知臣與京皆壺山人也案古讖云水遶壺山

此時方好看京諷部使者鑿渠以迭山孛星見西方日蝕正陰之月天意所以啟陛下可謂極矣陛下畧不省悟止於肆恩赦避殿减膳舉常儀以答天戒而已上以星文變見中外並許直言二月十三日京遂罷相及京復相上以軫奏示京奏乞付有司推究事實軫竟付詔獄坐此編管嶺南先是何執中留身京對衆言三省若有妄言者京来日即知也京每言臣寮有奏事於陛下者次日即宣諭

執中自此不敢復留身自昔置臺諫官及兩省給

舍三省執政欲令互相譏察京欲合而為一京意

可知矣

同日趙挺之右僕射自觀文殿學士太乙宫使授特進光禄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朕内體道微以執萬機之要外圖王佐以熈庶績

之詳所以斡旋化樞寅亮天緯𢌞審求於舊弼俾參穆

於政塗維時登庸盖出定命具官趙挺之器愽而有用材全

而至深學足以知聖人之言行足以安賢者之守正色率下直道事君越予訪落之初嘉廼忠言之助國是以定爾猷居多遂膺夢卜之求進處鈞衡之寄適就賡聲之志輔成復古之謨勤勞百為論議一致自燕閒於真館殊怫欝於民瞻是用更升右揆之崇兼總西臺之峻乃遷階品增衍戶封以茂爾庸以蕃爾寵於戲慮以動惟厥時道不同歸于治傅說之詔乃辟以繼先王之功宋璟之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往服朕命永孚于休

挺之初為門下侍郎時蔡京為相挺之屢陳其姦惡遂拜右僕射居數月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宫使會彗見南方其長竟天徽宗震恐謂挺之曰蔡京所為皆如卿言京免相挺之復為右僕射京復相再除觀文殿大學士佑神觀使事畧趙挺之行狀先是蔡京變亂法度傾府庫錢以市私恩上鋭意更革議户部裁減浮費都下月省二十萬挺之自記云四年六月挺之乞罷相上既許之詔曰顯

俟重来以熈㡿績聞卿未有第已令就賜巳而彗見上震動深照蔡京之姦由是旬日之間凡京所為者一切罷之詔賜挺之曰可於二十一日来是日入對上曰蔡京所為皆如卿言天旱不雨今京且求去位而天乃雨可喜上又曰京以將仕郎便為郎官又曰京令其子修作親衛郎欲日伺朕動作今已罷挺之曰陛下照知其姦天下幸甚於是京罷相即日復相挺之挺之因進對願陛下不

失百姓心中不失士大夫心外不交兵於敵國惟
此三者最爲急務科塲一事臣爲教官一十三年
兩任國子司業推行元豐之法備至未聞有廢科
塲之議若科塲廢則請託交至惟糊名考校最爲
至公五年三月趙挺之自記其事云初北朝遣泛
使入朝上既許還西人元符三年已復所侵西戎
之地又許西人納款而知樞密院事張康國與蔡
京潛謀交鬬西北之兵不使西人納款上從挺之

言乃回宥州牒及邊臣不得妄有生事由是牒本赴延州令保安軍回報西人以款塞矣是月初挺之對奏上曰自古亂臣下必結怨百姓外必起兵四方令中國擾亂即姦謀乃行今陛下更改時事殆盡頃時用事者頗得罪左欲交兵生事以攄巳憤時蔡卞為館伴或奏上卞譎詐多端陰與其兄為不合其實相為表裏不可信用上曰今令副使王薦監察之薦乃皇后之叔張康國與京密相關通門下

侍郎吴居厚左丞何執中右丞鄧洵武陰助之力於上前開陳敵人所求無厭不可以從挺之面折康國康國等無以對要之止欲激怒敵人而興兵爾頼神祇保佑上心堅固終不為姦臣邪議所奪

十二月己未劉逵罷中書侍郎依前中大夫知亳州

逵自崇寧四年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五年正月除中書侍郎是年十二月罷執政二年時蔡京罷相國柄逵主之於是言者論逵謂其乗間抵巇盡

取陛下崇寧以來繼述緝熈美意良法不問大小輕重而盡廢之陛下立教養升貢之法而逵乃腹非竊議稽留旬浹不即奉行陛下息邪説以正人心而逵取爲元祐學術者陛下疾朋黨以示好惡而逵進係黨人之子者陛下罪詆誣以尊宗廟而逵擢上書邪等者陛下勤繼述以紹先烈而逵用改更熈豐法令者陛下擢用之不二三年間致位輔弼逵乃若此豈不負陛下哉遂罷知亳州京復

相又責鎮江軍節度使安州居住其後除資政殿學士醴泉觀使卒王偁曰自燮莫助之之説行而蘖京由是用事小人之勢遂熾其進悉以詆毁元祐紹述先烈為言如是者幾三十年而執政之中獨一劉逵用主元祐而黜彼豈誠然者哉事畧自星變上罷蔡京復相趙挺之逵先以同知樞密院擢中書侍郎上時憂甚委政二人挺之多智而逵鋭甚凡崇寧所行之事盡罷之事既不出於上挺之

慮有後患每陰啓其端而使逵終其說逵欲取以為功因不悟挺之計直前不避上覺其專後數日星没稍悔更張之暴外未有知者翰林學士鄭居中獨知之遂請對首言今所建立皆學校禮樂以文致太平居養安濟等法以厚下恤民何所逆天而致譴怒上大以為然居中退禮部侍郎劉正夫繼請對如居中言上遂外挺之逵而復向京於是逵罷踰百日挺之亦罷

宋宰輔編年録卷十一